

第一章

牧向海踏上小徑，抬起頭閉著眼睛深吸了一口氣，臉上漾起舒心的笑，回頭望向楚未暄，眼神溫柔，還開心地揮了揮手。

「未暄！」

楚未暄微微一笑，拖著行李箱朝他走近。

同行的其他遊客也下了船，環顧四周的景致，紛紛讚嘆這座小島的美麗。

「藍月島已經到了，等一下管家會安排遊覽車送大家到別墅休息，晚上的營火晚會，有很精彩的民俗表演，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這甜蜜之旅。」

牧向海在船長介紹時，朝楚未暄眨眨眼，表示嫌棄這個船長有夠囉唆。這邊風景秀麗、空氣清新，他很想趕快拉著未暄在附近轉轉呢，這可是他們好不容易盼到的蜜月之旅。

沒錯，就是蜜月。

一月前他跟未暄舉行了結婚儀式，在親友的見證下結成「夫夫」。

儘管他老早就想帶未暄度蜜月，無奈因為工作走不開，加上未暄那邊父親也不放人。現在未暄在他父親的古董店做顧問，很多東西都要親自經手，父親益發的依賴未暄，有時候甚至疼未暄勝過他這個兒子。

雖然樂見如此，不過他偶爾也會吃味，覺得未暄的時間被老爸占去太多，連這蜜月的時間都是硬擠出來的。

他精心安排了這趟旅行，藍月島是這幾年剛開發出來的旅遊聖地，據說島嶼本身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，以當地神祕的傳說跟風景，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。

他就喜歡這樣有點新奇，又充滿浪漫情懷的地方，因此在看到藍月島的宣傳 DM 之後，就下定決心要來這邊度蜜月。

現下終於可以丟開那些煩人的傢伙，就他跟未暄兩個獨處，他簡直覺得來到了天堂。

牧向海摟著楚未暄，不自覺的在他臉頰上印下一吻，也不管是不是在外面。楚未暄對他這樣隨性而為的舉動也是見怪不怪，儘管還是會有些臉紅，幸好其他人都被秀麗奇異的景色吸引，並未在意他們。

「未暄，你覺得這邊怎麼樣？」牧向海期待地問。他很喜歡這裡，當然希望愛人也對自己這樣的安排感到滿意。

楚未暄微微一笑，環視四周，風很靜，湖水幾乎是湛藍色的，據說那是因為水質十分純淨，陽光才能在水裡折射，而造成這樣的效果。

美得像一幅畫，只是……他的目光從遠處似帶著迷霧的森林收回，握住牧向海的手，「海，我們先去別墅把行李放下吧，等下你別亂跑，跟我一起出去，知道嗎？」他怕好動的海坐不住，亂跑亂撞又碰上些怪事，這座島嶼雖然美麗，但是有股靈氣籠罩，說不清是好是壞，這讓他有些不放心。

住的地方也讓牧向海很滿意，打開落地窗，面對的就是湛藍純淨的湖水，在陽光下波光粼粼，一陣清風吹過，拂上面頰，久違的輕鬆與慵懶，有別於城市中忙碌的節奏，這才真正有度假的感覺。

他撒嬌似的擁住在整理行李的楚未喧，下巴擋在他肩膀，偷親一下，懶洋洋地說：「未喧，待會我們去林子走走好嗎？那裡風景一定絕好，我都似乎聽到它呼喚著我快去。」

職業病發作，他看到絕美的風光就有拍攝的衝動，甚至激起某些靈感，讓他心情激越。

楚未喧笑了笑，無法打斷對方興匆匆的樣子，雖然他對迷霧籠罩的森林有點戒備，不過從窗戶看出去可見三三兩兩的遊客已經興致勃勃地進去散步。看來那美麗幽深的地方吸引的可不只海。

牧向海忽然轉過他，收緊手臂，牢牢將他圈在懷中，深黑的眼眸像要把人吸進去。

「若是不去也可以，那我們就在房裡好好休息。」

休息兩個字別有深意得令楚未喧臉紅，戀人幽黑的眼眸裡熟悉的攝人之光，也教他覺得尷尬。這傢伙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從不分時間、地點的發情。

他推了下對方，「拿著你的相機，我們出去。」

牧向海嘆笑一笑，還是偷親了那嘴唇一口才肯放開他，「那我們走吧。」

這片森林幽深靜謐，進去之後，彷彿可以通向無限深遠的地方，霧氣氤氳，鼻息間有樺木的清香，都是些參天老樹，應該有幾百年的歷史。

樹影幢幢，牧向海不住按快門，將眼前美景收於鏡頭之中。

楚未喧則被周圍的靈氣驚到。越進樹林深處，那股說不清的靈異之氣便越盛。奇怪，從何而來這樣濃重得不屬於人類的氣息？天地萬物的靈氣也不該是這樣。

並非自然而生的氣息，卻棲息在此，令楚未喧覺得不安，這處靈異之地，就像一個陷阱，會把人困在其中。

若是打個比方，就像一個極佳的施法處，可以在這裡進行任何詭祕的上古法術。這樣的地方不該存在，更不能被惡人所利用。

楚未喧隱隱地打了寒顫，想帶牧向海離開這裡。

「未喧，看，那邊有幢房子，好大！」牧向海驚訝的聲音響起，楚未喧來不及阻攔，他已向著道路盡頭的古舊建築物奔去。

楚未喧只好跟著他。

但濃霧漸深，他追著追著，等走到那古老的房子前時，牧向海卻已不見蹤影。

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如何不見的，附近有大量的靈氣干擾，幾股不同的氣息混在一起，他只能感到牧向海還在附近，卻尋不到確切的方位。

「海！」他大喊著，希望愛人能回應自己，這裡實在太詭異，他擔心牧向海會遭遇危險。

牧向海舉著相機，為眼前古舊的建築物驚嘆，那形式和風格絕對不只百年。

欄杆、屋頂都刻著浮雕，有點中西混合的味道，接近巴洛克的華麗，又有哥德式的沉鬱，因為老舊了，反而更散發出奇異的吸引力。

「你很喜歡這房子？」身後忽然傳來一道聲音。

牧向海有點被嚇到，轉過身，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年輕男子。

看清對方俊美的臉龐，又讓他微微一怔，在心裡讚嘆世上竟有這般宛如藝術品的人。

未暄已經夠讓他讚嘆了，但眼前的男子卻是不輸未暄的那種俊美，而且散發著一種冰冷的味道，他的膚色白皙，彷彿吹彈可破，嘴唇一點鮮紅，致命的性感從那優美的唇形透出，幽黑的眼瞳如兩汪深泉。

驚心動魄的美，令牧向海神思有些迷離，屏息地看著對方。

男子穿著一襲黑衣，襯得他的面容益發蒼白懾人。

「你是這房子的主人？」半晌，牧向海總算找回自己的聲音，有些訥訥地問，事實上，被美男子這樣望著，他心裡有點鼓譟，似乎不好意思了。

男子唇角微翹，那笑容雖美卻又極冷，牧向海忽然覺得有點不安，他下意識想找戀人，卻見他還沒跟上來。

「不是。」男子淡淡的開口，聲音幽冷清俊，雖然好聽，但透著疏離。

牧向海稍微鎮定了一點，也看不出對方有什麼怪異，他點點頭，猜想男子是島上的居民，因為衣著很像。

「這房子看上去歷史悠久，建造得非常漂亮，我是攝影師，平時就喜歡捕捉景物。」牧向海檢視著自己方才拍的幾張照片，向他解釋，並拿著相機把照片放給他看。男子的視線落到牧向海身上，眼瞳中忽然有奇異的光芒閃現，牧向海還在專注地調相機，並未察覺到異樣。

男子益發靠近他，蒼白細瘦的手掌甚至舉向了他。

「向海！」

身後忽然傳來的聲音令那隻蒼白如骷髏的手頓住，男子回頭，看見朝這邊跑過來的身影。

他詭異的一笑，頓時消失不見。

聽到愛人的聲音，牧向海抬起頭來，「未暄。」

他正想替兩人介紹，臉上的笑容卻倏地凍住，身邊不知何時已空無一人。

「怎麼了？」楚未暄跑近，發覺他的神色不對。

他搖搖頭，「沒什麼，剛才這裡有個人，忽然不見了，我有點被嚇到。」

楚未暄微微一怔，他從濃霧中過來並未看見有人。但是不想嚇到愛人，便道：「就叫你別亂走，走吧，太陽快下山了，我們回去，晚上不是有你喜歡的表演嗎？」

「嗯。」牧向海定定神，忍不住伸手牽住楚未暄，一碰到那雙溫暖熟悉的手，便安心下來。

他看著他微微一笑，「未暄，我喜歡你。」

楚未暄怔了下，隨即淡淡而笑。他已經習慣海這樣毫無預警的告白愛語，反正這個傢伙一向是想到什麼說什麼。

「很喜歡、很喜歡。」牧向海又湊到他耳邊甜膩的呢喃。

楚未暄耳朵有些發紅，卻緊緊地握住他的手。

身後的老房子在夕陽下散發著清冷的氣息，楚未暄定定神，不讓自己再被那些莫

名靈氣干擾。

回去的路上，也遇見一些進森林拍攝的遊客，人氣旺起來，方才的詭異彷彿不曾存在過。

牧向海談到自己看到的島民，遊客附和起來，似乎也有遇到。他便益發心定，想自己是跟未喧相處久了，什麼事都往詭祕靈異的方向想，不禁覺得有些好笑。

晚會辦得很熱鬧，品嚐了當地的美食後，所有參加此次行程的遊客圍坐在篝火邊，欣賞民俗舞蹈，有的跳著舞、品著美酒，有的則聽導遊講述藍月島的傳說故事。

牧向海拉著楚未喧，示意他跟自己走。

楚未喧也想去安靜一點的地方，便沒有異議，兩人離開人群時，主持人興奮的聲音傳來，「接下來有請此趟旅行的貴賓，當紅歌手 James 來為大家演唱！」

牧向海轉頭一笑，「真巧，這個歌手我認識，上次接的 Case 就是幫他拍寫真呢。不過我們還是快離開，他的歌你一定不喜歡，是會覺得很吵鬧的搖滾風格。」

兩人生活了好一段日子，他對楚未喧的喜好自然摸得很熟，知他喜靜，這篝火和亂烘烘的人群已經讓他有些困倦，何況魏無傷那種金屬音樂。

是以，他拉著戀人加快了腳步。

一路走到他方才留意過的那塊湖邊草坪，四周一下變得安靜清爽，月亮高掛，很美、很夢幻。

「已經快要月圓了。」牧向海望著天空。

楚未喧出神地看著，只覺月色映襯下的島嶼很安靜，然而這安靜中又有些壓迫感。

「月圓之夜……」他低聲輕喃。

牧向海坐到他身邊，忽然執起他的手。

楚未喧笑了笑，看著戀人的目光流連在自己左手，當沒發覺那枚戒指時，頓時黯然的臉。

「未喧，你幹麼不戴戒指？」果然，男人抱怨的聲音響起，幼稚得讓他想發笑。

「方才做事不是很方便，便脫下來。」

牧向海舉起自己的左手，在他的面前揮，「看看我，應該像我一樣一直戴著知道嗎？有什麼不方便的，我洗照片都不會脫下來，去哪裡都捨不得脫下來，你居然這麼輕易……」

男人像個小孩一樣嘟囔著，十分不滿。

楚未喧輕笑起來，手掌忽然朝他攤開，一枚銀色戒指靜靜躺在手心。

「你……」牧向海一怔，目光炯炯的盯著他。

「開個玩笑，看你是不是會跳起來，果然……」楚未喧笑，似乎這樣逗牧向海很有趣。

「唔……」他倏地被牧向海抓住，寬大的手掌托著他的後腦勺，熾熱的嘴唇貼覆上來，緊緊將他含住。

「哼，居然這樣逗我，法術是給你用在這種地方嗎？」牧向海蹂躪著那柔軟的嘴

唇，唇舌交纏間一邊呢喃，看愛人被自己吻得氣喘吁吁，眉眼才露出笑意，把激烈的吻轉為柔和含蓄。

朦朧月色，一切都如夢幻似，分開的兩人喘息著，額頭靠著額頭，交纏的氣息裡都是親暱。

「未喧。」牧向海輕輕喚道。

「嗯。」他輕輕應著，感覺自己心跳激烈，被這個男人攬得神思迷離，總是很難保持清醒。

「沒什麼，就是想這樣和你在一起，很久很久……」牧向海低低的笑，手指戀戀不捨地撫上他有些酡紅的面頰。

「你會和我一起變老嗎？」牧向海忽然問。

楚未喧望著他，點點頭。

「可是你的身體……」他始終疑惑，未喧這樣的一個存在，能永遠在自己身邊嗎？

「我也還不能確定。」楚未喧只能坦白地回答他。自己是度過千年的人，跟海這樣活生生的生命始終有所差別，遇到海覺醒後，是會和他一起慢慢變老，還是維持這樣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

「不行，我可不要我變成老頭子了，你還這個模樣，可惡，這樣我會自卑的，你也會嫌棄我！」

低沉性感的聲音，說出的卻是這樣孩子氣的話，令楚未喧有些啼笑皆非。

「你只是在意這個？」

「哼，能不在意嗎，任何人都不希望在自己喜歡的人面前變老、變醜，想保持最好的模樣，這是人之常情不是嗎？」他覺得某些時候，未喧很不通人情，到底是從古老時候過來的人，所以這算是他們之間的代溝？

「我是人，雖然有法力，但也會老、會死，至於為什麼可以維持這樣來與你相見，我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應該能在你身邊和你一起慢慢變老。」他選擇隱瞞一部分不想讓海知道的事，反正他的猜測也是這樣，自己的靈體發生了變化，現在應該是與海同步的頻率，會一起老去，在這一世。

「這還差不多。」牧向海抱住他，俊朗的臉上露出爽朗的笑容。

房裡的情調非常好，橘色的燈光，花瓶裡也插著鮮花，仔細看那花瓣上還帶著晨露。

兩人靠在一起，靜靜地凝視彼此，誰也不急著言語。

牧向海笑了起來，覺得目前彼此調情的姿勢未免過於生硬。明明想擁著對方浪漫一會，不過現在人就在懷裡，他不推拒，像是在等著自己下一步的行動，反而讓自己有些羞澀。

「未喧，你能不能閉上你那雙閃亮的眼？」那雙眼睛大多時候都像裝著星星，似乎可以照出一切污垢，被這樣深切地看著，會讓他心跳得無法自控。

楚未喧輕輕一笑，卻捧起牧向海的面頰，親吻上來。

牧向海低呼一聲，喉間有著含糊的呻吟，被戀人甜蜜的嘴唇纏繞吮吸，令他的心

跳益發怦然。

想著自己絕不能輸了，他很快托著愛人的後腦勺，加深這記熱吻。

一起跌跌撞撞地倒在大床上，牧向海呻吟著，楚未喧卻在他身下低低地笑，這令牧向海睜開了眼，以帶著像能吞噬人的目光，注視他。

楚未喧直勾勾的回望，那眼中名為挑逗的神情太過明顯，也讓牧向海腦中名為理智的弦迅速崩斷，快要發狂。

一口重重咬在那柔軟的嘴唇上，聽到他輕輕的呼聲。

牧向海喘息著，含著他的嘴熱切索求，「未喧，你讓我發瘋……」

手指交纏在一起，牧向海的眼角餘光瞥見戀人無名指上細巧而不誇張的婚戒，那樣靜靜地戴在指上，彷彿最神聖的誓言，令他心臟都漲滿暖暖的感動。

俯下身，幾乎虔誠地與戀人交纏在一起。

他最喜歡看那人動情時的模樣，眼角眉梢都染上春色，緋紅的一張臉，蜜色的皮膚此刻更像镀了一層蜜。

未喧的臉其實不算完美，若仔細看，就會發覺他的眼睛，一隻單眼皮，一隻雙眼皮，雖然明亮魅人，但整體來看，偶爾也會覺得奇怪，此外，他的鼻子挺直，但臉頰過於瘦削，因此突顯下頷的尖細，從某些角度看並不好看。

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、一張臉，令他心底充滿酸澀的柔情，滿滿的疼惜和愛憐只想給這個人，怦然跳動的心也只為他。

此刻深長的進出撩撥，愛人有些沙啞又性感的呻吟，細細的鑽入他耳中，牧向海愛極和這個人融為一體，那種快要融化的纏綿感受。

「未喧、未喧……」他喚著，捧著那張被激情汗濕的面頰，炙熱的嘴唇再度覆上，攫取著已被蹂躪至紅腫的雙唇，那唇在自己的吮吸下輕顫，鼻息間有隱隱的香草氣息，撩動情絲，令牧向海身下的挺進也益發放肆孟浪。

楚未喧呻吟著，修長的手指有些難耐地想去抓住床單，身體被強烈的衝撞與撩撥弄得欲仙欲死，男人堅實的身軀一再撞擊，席捲著他的脆弱，讓他像一艘迷失方向的小舟般，在狂風暴雨中顛簸晃蕩。

抬起那雙手臂環抱住自己的頸項，牧向海托起楚未喧柔韌的腰身，順著銷魂的腰線撫摸摩挲，自己炙熱的分身摩擦擠入，置身在柔軟高熱的甬道中，縱情輾轉，極度的喜悅跟快感填滿胸臆。

急促的喘息呻吟帶著情難自禁的嫋媚，楚未喧越是顯出脆弱迷濛的模樣，牧向海便越想蹂躪掠取，想要他的全部，一絲一毫全都屬於自己，為自己而綻放。

「海……」楚未喧顫抖的呻吟，指尖扣入牧向海結實的臂膀，難耐對方給予的放縱激情，身體酥麻得像要失控。

牧向海深深的望他，濃烈的慾火與愛意纏繞在一起，緊扣著戀人柔韌的身軀，將絢爛的激情掀至最高潮。

第二章

他好像在一條深長的隧道裡走著，只有些微的光線，他討厭黑暗，所以努力地向前走，終於來到光亮的地方。

那大廳有點眼熟，但絕不是現在的建築形式。

半晌，他愕然地睜大眼，因為看見不遠處，棺蓋未闔上的水晶玉棺中，躺著的人竟是——

未暄！

就如同他第一次見到他的樣子，繡著鮮紅圖騰的雪白色大祭司袍，額上束著一個金環，金環的中心是一枚白玉石，靜靜地閉著眼，宛如沉睡。

牧向海嚇一跳，急忙喚他，「未暄、未暄。」

他方才還和未暄在一起的，難道自己現在是在作夢？而且是夢到千年前的情景？

牧向海發覺自己的思路異常清晰，但這也令他感到害怕。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然後，更驚駭的畫面出現了，他看見自己，不，應該說是滄瀾王執著劍，跌跌撞撞地走進來。

滄瀾王受了很重的傷，身上染滿鮮血，但是他彷彿什麼都感覺不到，只是盯著未暄沉睡的玉棺，步履蹣跚地撲過來。

牧向海震驚地看他，以為他會發現自己，一時間有些害怕，又找不到躲避的地方，然而滄瀾王像沒有看見他般，逕自從他身旁走過，跑到水晶棺邊，湛黑的眼眸盯著棺中人。

「很好，你現在睡在這裡，就可以一了百了了。」嘶啞低沉的聲音透著激烈的情緒，滄瀾王面上的神情瘋狂而又怨恨。

他伸長沾著鮮血的手去撫摸楚未暄，在那俊美的容顏上留下一點血色，表情驟然變冷，「我恨你！」

聽著滄瀾王的話語，牧向海心跳激烈，只覺自己身上的熱度都被抽走。

「你以為用了靈咒守護我的靈魂，我便不會死嗎？楚未暄，我現在便要死了，你又奈我何？能跳出來阻止我嗎？」

「你這個不稱職的大祭司，口口聲聲說為了滄瀾、為了我，卻使我忘記過去的事，埋葬我們的感情，這些年活在我的怨恨裡，甚至到死都不讓我知道真相，很好，你以為這樣我便會感激你？」

「不，我恨你！恨透了你！在我死之前，我就要告訴你，我有多恨你，永遠也不會原諒你！這樣你還能安心地躺在這裡嗎？混蛋，你這個混蛋！」

滄瀾王說到後面聲嘶力竭，沙啞又低沉的聲音迴盪在冷清的大廳內，令牧向海覺得陰森。

滄瀾王力竭的倒下，在他閉上眼的前一刻，眼睛還深深望著楚未暄，甚至捧高雙手，想要在那沉睡的容顏印下一吻，然而他還未碰觸到，頽然倒下的身子便失去氣息。

目睹了滄瀾王死去的過程，牧向海心臟脹痛，難受莫名，那是千年前的自己嗎？他看見了自己是怎麼死的？

為什麼這麼難受？就彷彿滄瀾王那些深沉鬱結的感情，他都能感同身受？

這個男人被未暄傷害了，就算未暄認為他做的那些是為滄瀾王好，實際上，則是罔顧他的真心，任意替他做出選擇，所以滄瀾王臨死前才會如此痛苦。

牧向海想喊想叫，他想離開這裡，不願再待在這個悲傷的地方，但為什麼他還在這裡，不能移動？

當他被劇烈的情感折磨時，大廳內忽然又出現一個人，他穿著深灰色的衣袍，灰白的長髮，那老者滿是皺紋的臉，看不出年紀。

他走到水晶棺前，望著棺中人，忽然唸起咒語，那蒼老幽然的聲音，比方才滄瀾王的嘶吼更為可怖，牧向海覺得每一個毛細孔都滲入寒意。

他驚駭地望著眼前的一切，但是那些人像都沒有察覺到他的存在，完全沒有朝他望上一眼。

在老者唸完咒語之後，棺中發生了變化，淡淡的霧氣瀰漫，然後楚未暄緩緩坐了起來。

他的面容蒼白，令牧向海覺得有些陌生，千年前的他比起現在，一點溫度都沒有，看上去冰冷極了。

「大長老。」他聽到未暄低沉的聲音。

「我依言讓你醒了。」老者淡聲道。

楚未暄的視線落到旁邊已然沒有氣息的滄瀾王。「他死了？」

幽淡的聲音聽不出是悲傷還是難過。

「你已守護了他的靈魂，他便能回來。」大長老淡淡地回答。

楚未暄看著對方問：「滄瀾已然滅亡了嗎？」

「沒有了王，又何來滄瀾？」大長老蒼老的聲音如同唸咒。「王會在你的靈咒下重生，倒是你，要如何維持到那個時候？」

楚未暄怔了一下。

「你本是死過一次的人，我也只是把你靈體還殘存的部分喚醒，但這是有代價的，相信你也聽過那古老的傳說，該如何維持生命，在於你的選擇。」大長老淡淡道。

楚未暄蒼白的臉龐益發慘白，折射著透明的光，讓他看起來如同水晶般脆弱，他臉上的神情很痛苦，似在做著艱難的抉擇。

大長老卻彎身扶起滄瀾王的屍體，那身體被鮮血染紅，令人感覺絕望。

「如果你已做了選擇，那麼這是第一關，你必須面對，他只是個死人。」

「不！」楚未暄下意識地後退，驚叫的聲音也有一些淒厲。

大長老卻瞪著他，「他已經死了，你連對死人都不能做，又要如何活下去？若是你選擇死亡，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？你很清楚，要維繫你那具身體千年，只有這一個辦法。」

楚未暄的臉上是驚恐的蒼白，怔怔的望著滄瀾王的面容許久，伸過手輕觸，然而下一刻，他的行為卻教牧向海驚叫出聲，被嚇得跌倒在地。

只見楚未暄湊到滄瀾王的頸子邊，不知用什麼法術咬開對方的頸項，鮮血流淌下來，他一點一點的喝下去。

那明明是……吸血鬼！

這樣的行為舉止簡直就是怪物！

況且他喝的還是自己愛人的血，牧向海無法接受這樣的場面，驚喘一聲，心臟激烈跳動中似乎有什麼要逆射出來，眼前一花，他陷入昏迷。

牧向海醒過來時，渾身都汗濕了，同時還在驚喘，他下意識地睜開眼，感覺額上被一隻溫暖的手撫過，恢復了視線之後，霍然映入眼中的便是那熟悉的面孔。心臟又痙攣的一扯。

「海，你怎麼了？」楚未喧擦拭著他臉上的汗，擔心的問。海的呼吸喘息都顯示著不安，現在天已經亮了，昨夜沉沉睡去的他，現在為何如此驚慌？

「我……」牧向海發出了聲音，才發覺自己的喉頭沙啞乾澀。

楚未喧拿過水杯，扶著他坐起來喝一點水，看他似乎好了一些，才問：「是作惡夢了嗎？」

牧向海驚魂未定的看看四周，又看向楚未喧。一切都是正常的樣子，他已經回來了，並不是夢境中。

但那夢境是那樣真實可怕，他看見未喧在喝滄瀾王的血，他聽著他們談話，看著滄瀾王死去，還有那個可怕的大長老……難道未喧能維持千年的生命，是靠吸食人血嗎？

不，不會的。

激烈地搖頭，牧向海心臟猛然跳動，無法接受這個可怕的推測。

不會的，跟未喧一起生活的這段日子，從未見過他有任何怪異的舉動，他若是要吸人血，又怎會一點破綻都不露？

可是你和他一起生活了多久？才幾個月不是嗎？這樣的你又了解他多少？

心裡另一道聲音在質疑著。

牧向海只能搖頭。他不相信，也不能接受。

「海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楚未喧看著他，面上的擔憂和關切，都壓在牧向海的心上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告訴自己要冷靜下來。「我沒事，只是作了一個很可怕的夢。」聽他終於對自己說話，楚未喧舒了一口氣，手指撫過他臉頰，想湊過去給他一個吻安撫一下，牧向海卻下意識地後退，避開了他的碰觸。

楚未喧怔了一下，看著他。

牧向海強笑道：「我出了一身汗，又髒又臭，先讓我洗個澡。」

說罷，也不等楚未喧回答，便逕自走進浴室。

今天的行程是跟著當地耆老遊覽藍月島，一片陽光燦爛，令牧向海覺得這能幫助自己快些忘記那個夢境。

他不想相信夢中的事是真的，一直以來，未喧都對他很好，自己也說出承諾，要好好的對待他一輩子。他們都結婚了，他又怎能被莫名的惡夢影響，去懷疑未喧呢？

他這樣不啻是對誓言的背叛，也會傷害未喧的。

牧向海想著便輕輕摟住身邊人的腰。

楚未喧動了下，抬眼看他，那視線裡有些疑惑，但更多的是溫柔，憂心有點散去，恢復了往日的明淨。

牧向海知他向來敏感，一時間心底也有些為自己早上的舉動歉疚。那肯定令未喧擔心了吧，然而他就是無法對他坦然說出，也無法把自己的夢境告訴他。

大家跟著耆老穿過森林，進到林中深處，楚未喧輕輕握住愛人的手，牧向海怔了下，轉頭看他。

楚未喧卻淡淡一笑，並未說什麼。

「這便是藍月島最古老的森林。」耆老向遊客講述介紹。

周圍霧氣瀰漫，參天大樹遮蔽陽光，方才還陽光燦爛的光景，到了這裡，像是到了另一片天空下。

大自然的景致讓大家都拿起相機拍了起來，遠處昨日所見的那幢古老房子也吸引了遊客們的目光。

耆老帶大家過去。「這幢房子有幾百年的歷史了。」

遊客們讚嘆著房子的設計，古舊的岩壁都留下歲月的痕跡，是遊客們鏡頭裡最喜歡收集的畫面。

「這房子屬於誰？」一個遊客感興趣地問。

耆老微笑說：「說出來客人你可會嚇一跳，不過這也是藍月島的傳說，大家當故事聽聽就好。」

遊客們的好奇心完全被他這語帶神祕的講法勾起。

光線透不進的陰鬱森林，瀰漫著裊裊白霧，耆老蒼老的聲音響起，「這房子，傳言是屬於藍月島上的一位先人，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住在這裡的，也不知道他住了多久，他有著一張極為俊美的臉，吸引了不少當時村裡的女孩。

「每到月圓之夜，這幢房子便會繚繞著歌聲，是個男人在唱著很淒婉的情歌，大家都說是房子的主人在懷念他的戀人。

「那時大家還沒什麼戒心，但是恐怖的事情開始發生，有個女孩被邀請去作客，但是再沒有從房子裡出來，去尋找女孩的人也在幾天之後，屍體在荒野裡被發現了。恐怖的是，他們都被抽乾了血，神情驚恐，宛如遇見什麼可怕的事，於是大家都認定房子的主人不是人，而是一個吸食人血的怪物，他們用火，想燒了房子。

「所以大家現在看到這房子殘垣斷壁的，其實是幾百年前被火燒的關係。房子被燒了以後，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人敢靠近，這裡成了禁忌之地。然而每當月圓之夜，還是有歌聲從房子裡傳出，響徹森林，大家都說那個吸血鬼並沒有死，還在等待他的戀人。過幾天便是月圓之夜，大家可以聽聽到底有沒有歌聲？」

耆老幽邃的聲音，令遊客都打了個冷顫，望了望這幢古舊而殘破的房屋，陰影重重的壓迫在心上，令每個人感到不安。

「我們離開這裡吧。」沒人再有興趣去看那房子，方才躍躍欲試的遊人也害怕地止了步。

耆老笑起來，「大家別被我嚇到啊，這不過是藍月島的傳說，前幾年也有膽大的

遊客進去看過，裡面不過燒得只剩下架子。」

這時一陣冷風吹來，陰森的環境加上被遮蔽的陽光，遊客們心裡的不安也就更盛，大家都嚷著要回去，耆老便帶著他們往外走。

走出去時，森林的迷霧更重，牧向海心裡也有些不舒服，但他不曉得自己是因為耆老講的傳說還是昨夜的夢境。為什麼那麼巧都是關於吸血鬼的故事？

他看向身邊的楚未喧，輕輕拉住了他。

楚未喧轉頭看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昨天見過一個人。」牧向海壓低聲音，這裡的迷霧、傳說，都讓他想起昨天見過的那個神祕男人。

「嗯，你對我說過，而且你也說其他遊客也見到了。」

「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有些奇怪，那個男人怎麼剛好出現在那裡，而且他身上的氣息的確古怪，俊美得不像常人，又臉色蒼白……」牧向海想著，不由自主打個冷顫。

楚未喧握住他的手，「你不是說是島民嗎？」

「但是你沒有看見對不對？未喧，你找到我時，只有我一個人站在那裡？」牧向海像在確認什麼，「你不覺得這座島有點不對勁嗎？」

楚未喧停住腳步，與他對視，「海，我想我們還是盡快離開這裡比較好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牧向海不像往常的贊同，反而提出疑問。

聽出他話中的質疑，楚未喧怔了下。他也不知道海在執著什麼，為什麼露出這樣似乎不信任的目光？

從他們相遇至今，海還是第一次這樣看著他，這讓他感到受傷。

楚未喧抿著唇，不想多說什麼。他也有自己的倔強，海若是踩到他底線，他也會生氣，對於一個沒有靈力的傢伙，要說通自己感受到的，無疑是對牛彈琴。

只是想保護他而已，他只需乖乖聽話就好。楚未喧下定決心，牽著牧向海的手便加了力，迫使他跟上大家的腳步。

但忽然一陣冷風吹來，所有的遊客都下意識地拉緊衣帽，只覺這風來得猛烈，而伴隨著風聲，竟有隱隱的歌聲響起。

大家仍置身在深林裡，還沒走出去，此時在煙霧森冷中忽然響起歌聲，讓所有的人都驚慌起來。

「這是什麼，是什麼？」一名膽小的女遊客首先尖叫起來。

那歌聲十分詭異，唱著所有人都不懂的言語，又空靈飄盪的，很容易讓人想到恐怖電影裡那種幽邃歌聲。

大家被嚇得不輕，這時一聲驚叫更是撕裂大家緊繃的神經。

那聲尖叫來自領路的耆老，眾人看他顫巍地盯著一處，布滿皺紋的臉上驚駭而蒼白。

順著他的目光望去，前方的草叢中躺著一具身體，待看清楚了，驚恐的叫聲、哭泣的聲音此起彼落。

那是一個人，但是看得出他已經死了，慘白僵硬的面容詭異到極點，眼珠幾乎凸

出來，像是看到什麼可怕的東西，嘴唇都是青紫的。

「是何露！」一個打扮時尚的女孩認出屍體的身分，驚叫過後立刻劇烈地嘔吐起來。

「妳認識她？」牧向海扶住她問。

女孩全身都在顫抖，無法再看那具屍體一眼，伏在牧向海懷裡哭泣道：「是一起來的同伴，昨夜聚會後散了各自回房，早上就沒見她人，還以為她不想參加今天的遊覽……」

「這裡真的有鬼！」一個中年人驚恐地叫起來。

附近都是抽氣聲，毛骨悚然的感覺像會傳染，所有的人被嚇到。

「我要回去，馬上回去，離開這個該死的地方！」有尖銳的聲音叫起來，歇斯底里，焦躁不安。

「馬上聯絡島上的警察，這裡發生了凶案。」牧向海對著耆老指示。

驚慌如同逃難的遊客，經過那具屍體時，統統沒敢再多看一眼。他們跑出森林之後紛紛衝回別墅，急著要離開這裡。

牧向海和楚未暄以及領隊的耆老留下看守屍體，維護現場直到警察到來。

耆老腳軟想走，卻礙於身分，逼自己留在現場。

牧向海拿出手機想聯絡高賢，但是竟然收不到訊號。

「這裡沒有基地臺嗎？」他問耆老。

耆老的身體還在抖著，聲音嘶啞的道：「平時不會這樣，是收得到訊號的。」

牧向海狐疑地舉著手機四處試著，發覺還是沒有訊號。

楚未暄拉過他的手，示意他跟自己走到旁邊去。

「海，別白費力氣了，這裡不會有訊號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牧向海脫口問出，語氣裡又有些敵意。

楚未暄靜靜的望著他。

牧向海沉不住氣道：「你瞞了我很多事。」

「你想知道什麼？」楚未暄看了眼不遠處跌坐在地的耆老。

「那女孩不是被人類殺死的是嗎？」牧向海盯著他問。

楚未暄輕嘆一聲，「這林裡籠罩著很強的靈氣，是超自然的存在。」

「你從一到島上就察覺了？為什麼不告訴我？」

「我不想你擔心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牧向海倏地打斷他，拉著他轉向女孩的屍體，「看看她，這個無辜的女孩死了，這世上真的有吸血鬼嗎？她是被一個吸血的怪物殺死的是嗎？所以身上的血都被吸光了，變成這樣可怕的模樣？」
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
他沒有忽略未暄在面對女孩屍體時，臉上一閃而過的蒼白，那分明是不安、不想面對的神情，他一定知道些什麼，卻瞞著不告訴自己。

這讓牧向海惱火透了。

這時遠處傳來開槍的聲音，耆老驚恐地看向牧向海和楚未暄，牧向海走過去扶住

他，安慰道：「沒事，是從海岸那頭傳來的，可能是警察來了。」

果然，過了一會有一隊警察小跑步的來到這裡。

看到屍體之後，那些警察都露出驚懼之色。

「怎麼會有槍聲？」牧向海問他們。

其中一個稍微恢復神智的警察說：「遊客們的情緒很不穩，想要強行離島，但是在凶案沒有水落石出前，每個人都有嫌疑，所以不允許有人離開，發生了爭執。」另一個警察又說：「不過奇怪的是，島上的通訊設備都失靈了，無法與外面取得聯絡，就算想叫船離島，一時半刻也做不到。」

牧向海看了眼楚未喧，又看向那警察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按照你們的行程，三天之後會有豪華遊輪在這邊停靠，但是目前通訊設備失靈，我們也與要來載你們的遊輪失去聯絡。機組在搶修，但是卻找不到問題癥結，總之，這樣的情況以前從沒碰到過，包括那具屍體……」年輕的警察打了個寒顫，又看了看那具眼珠凸出的恐怖女屍。

「我有個朋友在特別組，專門負責此類案子，如果可以取得聯絡……」牧向海皺著眉，看著毫無訊號的手機。

「你說的是總局的特別行動組，搜靈組對不對？」年輕警察露出欽羨的目光來。聽說特別組的成員都是擁有多方能力的特種兵，專門負責此類靈異案件。

牧向海點點頭，「我覺得這個案子交給他們處理比較適合。」既然未喧已經說了不是人類所為，那麼讓這些警察介入，也只是增加他們的危險而已。

但偏偏這個時候，又失去跟外界的聯繫，到底該怎麼辦才好？

第三章

沒有船，所有的遊客都躲在別墅的房間內不敢出來了，下午又下起傾盆大雨，陽光一掃而空，灰濛濛的天空陰暗得就像晚上。

這更增加了大家的不安，因為收不到訊號，連電視節目都不能看，本來迷人的藍月島，此刻竟像成了一座死域，透著人心惶惶的氣息。

牧向海沖澡出來，這時間其實可以睡個午覺，不過有太多疑問，讓他無法靜下心來，看坐在窗邊似乎在看雨的愛人，他忍不住走到他身後，輕輕攬住他。

「未喧，你有什麼辦法嗎？」

楚未喧輕輕一嘆，抬眸望向他。

「海。」他低聲喚道，俊美的臉龐漸漸貼近牧向海，輕柔的吻便印上。

牧向海心頭一蕩，那些盤旋的事物彷彿都消散了。這靜謐的空間裡只剩下愛人，和他溫柔的親吻。

楚未喧唸著咒語，讓牧向海漸漸陷入沉睡，等到他完全睡著，這才放開他，托著他倒下的身體安置在床上，手指撫過他臉頰，「海，睡吧，你在這裡會很安全。」

楚未喧一個人走向森林深處，撩開那層層枝葉，越到深處，迷霧也越濃。

撐著傘，他望向那幢古老的房子，在煙霧中，它靜靜佇立，充斥著壓迫人心的陰鬱氣息。

楚未暄走上臺階，並沒有敲門，而是直接推開大門。

咿呀聲中，有鐵鍊被扯動的聲音，伴隨著巨大的鐵門緩緩開啟。

一股陰沉潮濕的氣息撲面而來，他收了傘，慢慢走進去。

陰暗的屋內竟燃著燭光，微弱的光線在壓抑的氛圍中看起來更為陰森恐怖。

像是一條長長的臺階，他一點一點走進深處，最後停在一個如同洞穴般的大廳裡。

鏽迹斑斑的壁爐燃著柴火，深處發霉和血腥的渾濁氣味混在一起，暗色的石板似乎在淌水，仔細一看，才發覺是暗紅的血水。

他心中一凜，淡聲道：「你是誰，設局讓我來此，到底有什麼目的？」

昏暗的空間內忽然響起空靈的歌聲，縹渺虛無，又陰森到極點，在那歌聲結束之後，是幽然的笑聲，他聽到一個男人說：「楚未暄，還是不記得我嗎？」

楚未暄皺著眉，認不出男人是誰，但是對方卻準確無誤地叫出他的名字。

「上次操縱女鬼也是你做的？」這個聲音與之前遇見女鬼時，布下結界的那個男聲是一樣的。

對方顯然是衝著他而來。

在這個陰氣匯聚，並充斥著各種強烈怨氣的地方，男人又會布結界，那要將這裡變為法壇，想來也是輕而易舉的吧？

火光忽然亮了些，一道身影驀然佇立在他面前，楚未暄看著那人轉過身，英俊蒼白的面容，深黑的眼瞳幽幽望著他，似有著無限深意，然而那雙眼睛是熟悉的，勾動古早的記憶……

「無傷……」他訝然喊了出來，心中有著強烈的衝擊，萬萬沒想到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會是這個人，不，他不是人，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怪物。

魏無傷看著他，眸底似乎露出一絲笑意，「我該感到榮幸嗎？沒想到你還叫得出我的名字，大祭司。」

他雖笑著，話裡卻也透著陰鬱。

楚未暄震驚地看著他，「你……維持了這個模樣千年？」

「我沒有死在古城，你很驚訝是不是？」魏無傷朝他走近一步，長指伸出，想去撫摸他的面頰。

楚未暄後退一步，看他的目光有些驚疑。

魏無傷冷笑了聲，「你該猜到我是怎麼活到現在的不是嗎？畢竟曾經你也那樣度日，不過後來你為什麼不那樣做了？悲天憫人的你終是無法吸食人血過活吧，你放棄了那樣的生存方式，竟連滄瀾王都不想守護了嗎？」

「我倒是佩服你能僅靠著自己的靈咒就活過千年，雖然這期間你都沉睡在棺材裡，話說回來，你把大部分的靈力都用來維繫活命咒，到現在，你還剩多少能力呢？」

楚未暄聽他句句都切中要點，對自己的情況無比熟悉，心中的危險意識也益發強烈，警戒的看著他。

魏無傷淡笑，「現在又在想如何制伏我了嗎？可惜你早不是千年前那個滄瀾祭司，你如今的能力連以前的一半都不到，上次對付女鬼，魂魄離體就讓你那麼狼

狼，你記得嗎？下個靈咒就快要你的命，這樣的你，還能對付我嗎？」他的語氣聽起來愉快又嘲弄，未把楚未喧放在眼裡。

「你想做什麼？」楚未喧問。

魏無傷忽然目光炯炯地望著他，「我想做什麼你還不清楚嗎？這個地方，是多麼好的施法之地，若是我在這裡施展強大的術法，把所有的罪惡陰暗都匯集於此，摧毀這個世界，重新建立我們滄瀾……只不過這一次，滄瀾王不會再是那個沒用的牧向海，而是我，魏無傷。」

「癡人說夢，千年前你已失敗，那時我就該殺了你，而不是僅僅囚禁你，讓你變成今日的怪物，再來殘害世人。」楚未喧冷斥道。

魏無傷笑著，忽然伸手，輕而易舉就扣住他面頰，楚未喧想掙脫，然而魏無傷周身的暗黑靈力太過強烈，足以抵禦他發出的攻擊靈咒，楚未喧被他的強大力量震到，一時間只能立在那裡，任他撫摸著自己的臉。

「這話可真讓人傷心呢，大祭司，我以為你是捨不得我，才留我一命，我就是靠著這個信念活了千年，如今，我得到力量，又遇到夢寐以求的你。重建滄瀾，與你在一起，你說這樣未來可美好？當然殺一個牧向海，更輕而易舉。」

「你瞧，你連我的碰觸都無法抵擋，又怎麼跟我鬥？」魏無傷逼近他，陰鬱沙啞的聲音貼著他耳朵，笑道：「以前你可是最討厭我碰你的，我想要碰你一下，你便讓我跌出十丈之外，那慘境我可還記得。」

他冷冷地勾起唇，面上卻盡是乖戾張狂之色，身上散發的血腥氣味更令楚未喧作嘔。

魏無傷沒放過他任何細微的表情，冷笑一聲，「怎麼了，嫌棄我是個怪物嗎？那把你的海也變成怪物可好？這樣你也就不會嫌棄了。」

這話讓楚未喧心頭大震，還未說什麼，魏無傷就接著道：「你想要告訴我，只要你還活著，我就不能如願是不是？」

他的手指順著楚未喧光潔的面容滑下，扣著他的下頷想要抬起他的臉來，此時楚未喧周身忽然散出一股強光，魏無傷猝不及防，下意識用手遮擋那強烈的光芒，這一遲疑，胸口上便被楚未喧狠狠擊上一掌。

魏無傷捂著胸口倒退了好幾步，楚未喧面色蒼白地收回掌，冷然的看著他，額上的那枚白玉石又閃現出來。

「果然不愧是大祭司，你竟還留著這樣的力量。」魏無傷氣息不穩的聲音裡透著恨意。

楚未喧微微蹙眉，忽然手指微彈，在空中劃過弧度，厲聲唸道：「滄瀾之火，燒吧，把這邪惡之靈焚燒在烈火中，讓他永世不得重生！」

伴隨著咒語，兩股火焰順著他手指劃動的軌跡綿延開來，魏無傷只覺那火焰把楚未喧的面容襯托得格外驚豔懾人，那冰雪一樣的氣息，又讓他依稀看見久遠以前的滄瀾大祭司，那將他封印，卻刻在他心上千年的人。

他霍然冷笑一聲，忽然從黑暗中拉過一個人類，擋在自己身前。

那正要燒向魏無傷的詭祕之火停在半空中，面前的情況讓楚未喧不得不收手。

「竟能召喚滄瀾之火，我還是低估了你，雖然這火焰看上去微弱而無力，不過我也不想輕易嘗試。大祭司，你若想殺我，就連這個人類一起殺了好了，反正過去為了牧向海，你也不是沒殺過人。」魏無傷冷笑著，同時將手裡挾持著的人質，朝楚未喧推近幾分。

楚未喧握拳喊道：「放了那個人類，你逃不掉的，無傷，你的存在已經違背自然定律，這個世界不是憑你邪惡的靈力就能改變的！」

「是嗎，不試試怎麼知道？」

魏無傷忽然將人質往前一推，楚未喧下意識地伸手，想要接住那個被嚇壞的人類，孰料一起而來的竟是一股黑色邪風。

楚未喧知道若被邪風穿透，那個人類男子必死無疑，無從選擇之下，他只得徒手拉過男人，那邪風滲透進他手掌，他立時感到一股冷意，想要用靈力抵禦，魏無傷卻在這時狠撲過來，他一個閃身，胸口還是中了一掌。

氣血翻騰，魏無傷的冷笑映入他眼中。

「大祭司，你還是像過去一樣傻，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類，害自己處於劣勢，你本就辛苦聚集的靈力，現在還聚得起來嗎？這傷恐怕要療上半天吧……」

在他冷然嘲弄的聲音裡，那人類男子也驚叫起來，因為他又被魏無傷拉過。

楚未喧咬牙想去阻攔，無奈胸口一痛，一絲鮮血從嘴邊溢出，虛空的靈力再難凝聚，下一刻，人類男子的慘叫聲響徹這幢老房子。

魏無傷咬住他的脖子，滿嘴的鮮血，瞬間將被他吸乾血液的人類丟棄在地。

他擦著嘴角的鮮血，從容走近楚未喧，居高臨下地看著他。

「現在我若要你的命也簡單，不過我終究捨不得殺你，還期待看到你和牧向海能有什麼好結果，你說你現在這副樣子回去，他會怎麼想？」

「那個愚蠢的男人什麼都不知道，我不過是施點術法進到他的夢裡，讓他看見你吸食他鮮血的樣子，他就對你起了厭惡之心……這樣一個人，你怎麼傻得過了千年，還想和他在一起？楚未喧，你的眼光太糟糕了。」

魏無傷感嘆著，手指忽然撫上楚未喧臉頰，信誓旦旦道：「等我聚集了無上的暗黑靈力，重建滄瀾的時候，我便要你永遠成為我的人，楚未喧，你和我一樣期待嗎？」

楚未喧跌跌撞撞地回到別墅時，一樓的大廳正聚集了警察，混亂無比，因為又發現了一具被吸乾鮮血的屍體。

他小心翼翼的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不想讓人發現引起不必要的麻煩。

拉開衣襟可以看到胸口的掌印。魏無傷說的沒錯，他受了很重的傷，用靈石聚凝靈力已經超過他所能負荷的，本想拚盡全力毀了魏無傷的靈體，沒想到卻中了對方一掌。

他回到房內時，牧向海已經醒過來，楚未喧知道是因為自己受了傷令他在愛人身上的睡眠咒也自動解除。

「你去了哪裡？」牧向海看著他問。

他匆匆走進浴室，淡聲道：「我先沖個澡。」

他砰然關上門，不想讓對方看到自己受傷的樣子。

在熱水的沖刷下，他試圖凝聚靈力，然而胸口那悶鈍的疼痛阻礙了氣血行進，他渾身一顫，氣血逆轉間，一口鮮血吐出，知道暫時無法療癒，他只好放棄了強行療傷。

手指按在胸口默唸著咒文，只想將受傷的痕跡盡可能的消除。

牧向海捶著門板，顯然已沒了耐心。

「未暄，你讓我進去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他關了水，披上浴袍，深吸一口氣，勉強從浴室走出。

牧向海見他的頭髮仍滴著水，氣色有點蒼白，不過看不出什麼不妥，便放下心來。下意識地拿過浴巾，替他擦拭濕漉漉的頭髮。

「你去了哪裡？」他忍不住質問。自己醒過來時身邊空無一人，怎麼睡過去的都不記得，唯一的解釋是未暄對他用了法術。

楚未暄淡淡一笑，手指撫過他的臉頰，「只是出去走一走，你別擔心。」

「你還想騙我到什麼時候？」牧向海終於忍不住地喊道，扔了毛巾，眼睛瞪著他，透著惱火。剛才未暄一進浴室，房內的電話就響了起來，警方向他確定他們兩人是否平安，因為別墅中又有人遇害。

楚未暄怔了下，牧向海隨即抓住他手腕，冷聲說：「別墅裡又死了一個人，你偏偏在這個時候出去？這些事你都清楚是不是，你清楚卻不告訴我！你一定知道凶手是誰，為什麼不告訴我？還是，他就是你的同類……」

這一句同類吼出來時，楚未暄臉上的血色褪盡，牧向海也怔住，像被自己的話嚇到。

「我……」牧向海聲音乾澀，試圖解釋。

楚未暄看著他，幽冷的聲音也十分脆弱，「你為什麼這樣說，你……知道了什麼？」他的問話又讓牧向海心頭的怒火燒起來，逼近他道：「我知道了什麼？！我看見你吸食滄瀾王的血，他都死了！他不是你愛的人嗎？你竟可以喝下他的血……這太可怕……太可怕了……」

想到夢中殘忍又恐怖的畫面，牧向海還是無法接受。

「你只是作了個夢，就判了我的罪？」楚未暄輕輕的話語似乎從遙遠的地方傳來。

「難道你要告訴我那只是假的？我慢慢拾回以前的記憶，可以分辨什麼是真什麼是假，我的心告訴我，那些事都是真的發生過，你的確對我，不，是對滄瀾王……」

楚未暄慢慢地點頭，「好，我的確是喝過你的血，那麼你現在認為我是個怪物了？」自己為他心疼煩惱到極點，他卻這樣不冷不熱？

牧向海不滿的扣住他的臉頰，厲聲道：「這不是怪物是什麼？你千年以來都是靠這種方法生存嗎？這就是我想問你的，卻一直憋在心裡。我告訴自己不會，未暄不會那樣做，可是現在人一個接一個死了，你很清楚他們是怎麼死的，卻對我遮遮掩掩，就算不是你做的，你也必定知道凶手是誰，他們是和你一樣的，對不對？」

他的逼問就像一把槌子敲擊在心口，痛得楚未暄幾乎說不出話。

這個人明明說過會守護自己，他說結婚了就是要照顧對方一輩子，他將愛護他、保護他、信任他，然而現在，他嘴裡說出的這些殘酷話語，無疑背棄了當初的諾言。

他在海眼裡已經變成吸食人血的怪物了嗎？一起生活的這些日子，他對他的了解只有這點程度而已？

「不是我做的。」好半晌，也只是淡淡地說出這句話。

牧向海凝視他，忽地搜過他，嘴唇狠狠的欺上，近乎噴咬的吮吸著，又愛又恨的情緒無法平復。

「我知道不是你，但是你知道是誰吧？」

楚未暄被他咬得疼痛，身子也在他粗糙的大掌摩挲下微微發顫，想要避開又無力推開他，他將他抱得緊緊的，不給他逃脫的空間。

「那麼，你不是那樣生存的對不對？」牧向海放開他，繼續著讓楚未暄感到痛苦的逼問。

他的眼中流露痛楚，眼神閃爍著，然後抿緊了唇，不發一言。

牧向海也因他的反應而痛苦。他知道自己的行動會傷到未暄，但是真的很想聽他親口說，他不是那樣的人，他為什麼在這種時候不願對他坦白？

明明他們已經這麼親密，彼此之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？

似乎不論是前世的他還是這一世的他，都不能夠讓未暄放心信任。

牧向海緊盯著那張讓他心動的面容，粗糙的手指忍不住輕觸上去，牧向海將他扣向自己，嘴唇覆上，吻住他。

第一次感受到對方的掙扎和抗拒，但越是這樣，越激怒牧向海。

他不明白自己都這麼示好了，愛人為什麼完全感受不到，像在跟他鬧脾氣，彆扭得不可理喻，因此在氣頭上的他，也不管愛人是否抗拒自己，益發恣意狂肆的親吻他，並將他推倒在床上。

熾熱的身軀覆上去，將那比自己瘦削的身軀完全壓於身下。

「海，你放開……」

「不放，我現在就想這麼做。」牧向海亦是固執地回答，「你比我強大，若是討厭到極點，殺了我也是輕而易舉的事。」

這樣的話反而更讓楚未暄感到受傷，他閉上眼，不想讓對方看到自己眼中的淚。大掌熟悉地摸索著他身體的每一處，很快順著誘人的臀線摩挲下來，分開股瓣，找到那脆弱的所在。

楚未暄緊閉著雙眼，顫著身體，因手指強行的刺入而感到疼痛，身前的脆弱又被男人另一隻手撩撥地握住，刺激著他的回應。

身體跟心像是被分開，充滿了煎熬，男人的每個行動都讓他覺得難堪羞辱。這樣違背意志的強行求歡，令他思緒麻木，在男人灼熱的分身強硬地頂撞進來時，強烈的痛楚也像蔓延到心上。

他閉著眼，壓抑著不讓自己發出一點聲音，他討厭現在這樣的情況，覺得一切糟

透了。

牧向海卻撫過他的面頰，手指摩挲著他顫抖的眼皮，硬要他睜開眼看著自己，聲音沙啞、氣息不穩的說：「我要你好好的感受我，這樣親密的我和你，還做不到坦誠相對嗎？為什麼還要對我有所隱瞞？」

他扳過身下人的下頷，迫使他面對自己，炙熱的唇親上去，含住那猶在輕顫的唇。未暄越是倔強的不發出聲音，他便越想讓他開口，那些性感情懶的聲音還都殘存在記憶裡。

挺身衝刺到深處，讓他為自己顫慄，擠壓著緊縮高熱的內壁，那種融為一體的美好感覺還不足以說明他們屬於彼此嗎？

「未暄。」聲音帶著需索地喚著愛人的名，手指撫摸著面頰，順著光滑的皮膚滑下，來到乳首細細挑逗，畫著圈又擠壓著粉色的小粒，明白他的敏感與脆弱。快感席捲而來，楚未暄試圖吸氣，怕不可抑止的呻吟洩露而出，情慾氤氳的眼眸閉上，心裡明明痛得厲害，卻因為男人這樣親暱要脅的行為而放空腦袋，他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總是對這個人沒辦法。

「未暄，看看我，看看我。」牧向海托起他的腰，狂猛的挺送起來，逼得他驚喘一聲，霍然睜開的雙眼幽幽亮亮的，眼中的迷濛淚光讓牧向海心痛難當。

他深切的吻上去，含著他嘴唇溫柔的輾轉吮吸，含著濃重慾望的聲音響在楚未暄耳畔，「我不是要傷害你，我愛你，未暄，真的愛你……我只是惱火你對我隱瞞，我還不值得你信任嗎……」

身下被男人一波又一波的進犯撩撥，迷離的呻吟終是無法忍耐，忘情地逸出來，臉上染上淡淡的緋色，明亮的眼不再閃躲地望著愛人。

「未暄。」牧向海心中一喜，拉過他的手臂舉過頭頂，置在兩側，矯健的身軀壓覆下來，囚著他，細細索吻。

「嗚……」被吻得幾乎不能呼吸，胸口的傷處還在悶悶的疼，但是身體卻不由自主地為男人的熱情而回應。

強悍的挺動似乎沒有終止的時候，他跟著對方的節奏搖擺晃盪，神思迷離間，男人的大掌伸過來，一把握住他柔韌的腰身，用力之下，感覺腰像會被他折斷。然而那手倏地又放開，變成輕輕的撫摸，似在緩解他的酸澀，腹心的熱火燒向四肢百骸，整個人都在酥麻中，像要融化。

雙手終於不由自主地環住男人頸項，滾燙的身體交疊在一塊，摩擦動盪間，肌膚的顫慄交纏，像融了激情的熱度。

被男人拽著身體抱坐起來，楚未暄無力的趴在牧向海身上，任由他擺弄自己。

牧向海撩過他的黑髮，凝視著他被激情熏染的面頰，嘴唇覆上，吻著他，極盡溫柔的索要著，舌頭纏繞在一起，唾沫相融，吻上半天，濕潤的接吻聲響，令人面紅心跳。

被托起腰，對著男人碩大腫脹的分身坐下去，已經被愛液潤滑的甬道，十分柔軟的接受了男人，粗壯擠壓著細膩，內壁火熱的包裹糾纏間，令牧向海發出深沉的咆哮，猛勁的衝撞益發放肆。

楚未喧被他推到牆上，承受一波接一波像是發狂的深挺戳刺，粗長碩大的性器益發飽滿，鍍上情慾的色澤不斷進出紅腫幽穴，刺激的近距離畫面令他羞澀得無法睜眼。

背後明明因撞擊感到疼痛，身下卻像失控般只感到熾烈的火與熱，那團烈火熊熊燃燒，碾壓著每一處纖細神經，顫慄到極處的酥麻快感，令他的呻吟迷離沙啞，思緒像被抽空，只剩下愛人溫柔狂猛的占有跟疼愛。

「海，不要……」胸口的悶痛因劇烈的激情而達到極限，受傷的身體無法再承受更多，他顫慄地喊著戀人，想愛人別再如此猛力。

牧向海吻過他嘴唇，順著他優美的頸部曲線吮吸而下，身下的撞擊放輕，瞥見愛人汗濕脆弱的面容。

他的手指撫過他面頰，將他抱到懷裡，沙啞的聲音還透著濃烈的慾望。「很累嗎？」楚未喧只能誠實地點頭，臉容上有著緋色也無法遮掩的疲憊，牧向海覺得心疼，反省自己是不是忘情過分。

抱著他躺下來，將他圈在懷裡，萬分不願地抽離他身體，失去溫暖甬道的包裹，令他還很精神的分身感到脹痛。

他呻吟了聲，攬過愛人，忍耐不住的輕輕頂入，又將自己挺送進去，埋在那濕潤溫暖的地方。

意猶未盡的挺動幾下，卻提醒著讓自己溫柔些，楚未喧柔軟的身體接納著他，隨他的律動而搖擺。

牧向海呻吟著，愛戀的吻上他，「未喧，我快被你弄瘋了……」

楚未喧睜開眼，迷濛的望住他，修長的手指輕撫上他面頰，「現在不嫌棄我是怪物了嗎？」

語中的憂傷絞痛著牧向海的心。

「我不是嫌棄，我只是害怕……我、我不想你那樣……」他解釋。

「我若真那樣，你會殺了我嗎？」楚未喧的眼裡卻透著一絲清冷，望住他，並不被他的痛苦所動搖。

「我不會！」牧向海幾乎立刻喊了起來，用力抱住他，啞聲道：「若是那樣，我只會阻止你，不許你再那麼做。」

「牧向海。」楚未喧輕聲一嘆，像是拿他沒轍，眼底的冷意、鬆懈變成全然的溫情，扣著男人的臂膀，輕輕用力，指尖陷進他結實的肌膚，抬身親吻他。

牧向海呻吟著，心因他溫柔的吻而像要融化，身下柔軟的內壁絞緊了他，給予他銷魂情熱的纏綿回應，默契的相擁，感覺如同是一體的。

半夢半醒間，牧向海聽到有人叫他。

「牧向海、牧向海……」那幽幽冷冷的聲音令他睜開眼。

面前站著一個人，看清對方的面容時，牧向海嚇了一跳。

「你……」是那天老房子前的神祕男子，依舊一身黑衣，膚色雪白，俊美卻又詭祕。男子望著他，微微一笑，「你那天可沒這麼害怕。」

「未暄。」牧向海下意識去喚身邊的人。奇怪，他都醒了，未暄為什麼會沒有察覺？

朦朧間，似乎未暄仍睡在自己身邊。

「別喊他。」男子冰冷的聲音阻止他，牧向海怔了下。

「他受了傷，方才又被你……」男子輕笑著，黑眸卻不帶溫度，「你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實體，而是進入你意識的我。」

「未暄受傷了。」牧向海在意的是這點，臉色有些難看。他一點都不知道，愛人又瞞了他。

「他在那幢老房子和主人打鬥一場，動了全力，以他現在的能力，是太過勉強，他以為自己還是千年前的那個大祭司嗎？」男子冷冷嘲諷，「現在我布下結界進到這裡，他都無所察覺，你還能依賴他什麼？」

「你想要做什麼？」聽到這裡，牧向海神智完全清醒，擔憂地去看身邊躺著的人。

「若想完全知道從前的事，就跟我走。」

牧向海遲疑了下。

男子冷笑，「怎麼，不敢嗎？你不是很在意他對你隱瞞，想知道所有的過往嗎？現在機會擺在你面前，居然猶豫？」

「我跟你走，怎麼知道不是你的詭計，利用我來威脅未暄。」

男子笑起來，「牧向海，你以為自己有選擇的餘地嗎？我奉命來帶走你，你想不想走都得去。」

「至於楚未暄，我想你還沒搞清楚狀況，他是被我主人打傷的，我主人的能力已在他之上，他現在正沉睡著用靈力在療傷，衰弱到我的存在也察覺不出，你以為這樣的他，若我主人真要害他，他還逃得回來嗎？」

牧向海覺得自己竟被他說動了，雖然理智告訴他不要跟這人去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有些不由自主地想站起來。

他並不知道這種精神結界，可以直擊人心的脆弱，讓其動搖。

敵不過那極度的渴望，他站起身，驚訝地看著仍躺在床上的自己，還摟著愛人在深眠。

「我們走。」他神色複雜地看了楚未暄一眼，轉頭對男子說。

男子幽冷一笑，在前帶路。

跟著男子一路走來，輕巧得不似平常的步伐，他識得這些路，他們正在步過森林，接近那幢老房子。

鐵門打開，聲音沉重得彷彿這扇門關了千百年。

牧向海心頭透著冷意，身邊俊美的男子，那張面容看起來也益發詭異。

「不想進去嗎？」他淡笑著問。

牧向海一咬牙，轉身步入門內。

屋裡燃著淡淡的燭光，但還是很暗，一路走著，彷彿走入一條深不見底的隧道，沒有盡頭。

時而有些空靈恐怖的聲音，像一些人在呻吟、在嘶吼，手上冒出冷汗，他仍硬著頭皮往裡走。終究是個平凡的人類，他對這樣詭祕而未知的情況，還是從心底感到寒意。

也許他不該急於探知而離開未暄的，心裡突然有這樣的想法。

牧向海忽然止步，身前的男子驚訝的回頭看他，「怎麼不走了？」

「我不想進去了。」像下定了決心，他堅決地搖搖頭，「我要回去，未暄一定不贊成我這麼做。」

他正要轉身，肩膀卻被按住，牧向海看清那扣著自己的，根本不是一隻有血有肉的手，而是蒼白的手骨，倒抽一口冷氣，他轉身，男子俊美的面孔也變得支離破碎，血肉間可以看見白骨！

只聽對方冷笑道：「牧向海，我倒是低估了你，沒想到你這麼快就擺脫精神結界的控制。」

「混蛋，你們施法讓我來這裡，到底想做什麼？」牧向海益發確定自己是中了圈套。

「讓你看過去，你不是很想知道？」幽暗中，又一道男聲響起。

牧向海覺得有點熟悉，抬頭望去，驚呼道：「魏無傷！」

「你還記得我。」魏無傷微微一笑，那臉孔雖然依舊，但是眼神變得很可怕，面色青白也透著不屬於人類的陰鬱之氣。

牧向海心中泛寒，忽然明白到這兩個人，就是吸食島上遊客鮮血的怪物。身上散發著渾濁陰暗的氣息，隱隱的血腥味也讓人作嘔，他還去懷疑未暄，他的未暄哪有這樣的恐怖！牧向海頓時痛苦萬分，覺得自己又做了蠢事，竟隨著他們來到這個危險的地方。

「你不過是個渺小的人類，被精神結界控制來到這裡，也是正常的。」像是知悉他心中的想法，魏無傷嘲諷道。

「要怪只能怪你身邊的楚未暄能力太弱，他已經不能保護你了，你這個無用的滄瀾王，又何必投胎到世上。」他冷笑，看著牧向海的眼睛透著無限怨恨。

「你想殺我？」牧向海打了個寒顫，清楚地接收到對方的恨意。

「殺你？」魏無傷大笑起來，「死，你當然要死，不過在你死之前，你不是想知道那些你忘掉的事嗎？在前世到底發生過些什麼，你不是一直責怪楚未暄瞞著你嗎？現在你真該謝謝我，因為我會全都讓你親眼看見，你這懦弱的、無用的混帳！」